

成爲 ina na tayal 的平地老師

ina na tayal になった平地人の教師
The Non-Aboriginal Teacher Becoming "ina na tayal"

文・圖 | 林碧雪 (桃園縣復興鄉光華國小教導主任)

每回開車上山，行經羅浮橋，望向前方兩座沉穩的山頭，就猶如回到母親的懷抱，讓人有一種踏實、安定的感覺，這種感覺，一次又一次地確認自己一爲何在二十年前就「願意」在桃園縣的偏鄉服務了。

偏鄉服務天註定

當年因偏遠的巴陵國小缺老師的消息刊登在報上，而剛畢業尚無工作的我即毛遂自薦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校長，於是開啓了我的教育生涯。當時山路並無柏油路，只要有車輛呼嘯而過，必然揚起一片塵土，迅速掩起口鼻是必然的動作。全校同仁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兄弟姐妹，白天認真從事教學工作，下了班，雖然大家都不擅長炊事，但每個晚上都會輪流煮晚餐，餐後不是圍在一起聊天談教育，就是一起做教具（因爲當時資源相當缺乏），生活是簡單又愜意！比較困擾自己的事是班級經營的問題，因爲全校只有六個班，每個年級都是一班，遇到教學方法、學生輔導…等等問題，根本沒有同儕可以討論，除了找其他年級的老師



Seka & Pisuy。

「共想對策」外，就是請教僅有的兩位主任了，但是對於沒有修過教育學分又求好心切的我來說，這是不夠的！兩年後，我下山到平地的大學校，心中更加惶恐，因爲一班的學生數都是四、五十人，不過一個學年就有十班，可以請教或分享教學經驗的對象就多了，下班後及假日都是進修的好時機呢！不過，平地的教學工作只有持續四年，期間，我似乎聽到「母親」



碧雪和四甲學生。

一個平地老師嫁到山上，要接受的考驗可不少，我們在部落裡的一言一行常是以放大鏡被檢視的，但我總是以**平常心面對一切未知**。

不時的召喚，於是，再度投入山的懷抱，而且一待就是十餘年。

異族姻緣大不易

山上教書時，因緣巧合在他學長服務的分校代課，他常來找學長，加上幾位「好事者」對他的慫恿及鼓勵，我們開始交往了。他是一個務實且平易近人的泰雅族教育工作者，我佩服他對教育工作的熱情及專注，更欣賞他待人的誠信及重然諾，我們聊天的話題偶而是學校的事，更常掛在嘴邊的事是他的家族、我們的父母及他三個兒子，是的！他離過婚、並有三

個兒子（當時最大的已小六，最小的是小一）！這也是在我們交往好一段時間之後，我們認識的兩位校長在當年要出面幫忙提親時遭我父母反對的唯一理由！而我唯一寫給爸爸的一封信，也是在當時為了說服爸爸「同意我們交往」而下筆的，事後由妹妹轉知，爸爸在盛怒下撕毀那封信且掉下淚來，不止嚇壞了家人，也讓我不敢再正視爸爸的雙眼，因為我害怕看到爸爸眼神中流露出的悲傷，那一段日子，我的心情也盪到谷底，並常沒來由的落淚，心中自認不孝，竟然在未報反哺恩時就傷了父母養育之情！

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本我也不急著走入婚姻，加上爸爸激烈的反應，體貼的他決定耐著性子等我父母點頭，我們各自忙碌於學校工作中，希望能先淡化這種陰霾的氣氛。而因為他是一位踏實且勤奮的人，以致認識我們的幾位校長或同事、朋友們都不斷幫忙美言，日復一日，爸爸終於不再那麼堅決反對我們的交往，我相信爸爸當時也暗自在檢核我們的感情究竟是否穩固！當然，我們通過考驗了！最後也在大家的祝福聲中，以公證方式結成連理，我正式成為泰雅族的ina（媳婦），一個平地老師要嫁到山上，要接受的考驗可不少，因為我的他，家族人口眾多，而他又是部落學校的主任，我們在部落裡的一言一行常是以放大鏡被檢視的，但我總是以平常心面對一切未知。婚後在他的支持下，同年我考上花蓮師院進修部（還是喜歡有山的學校），感謝公婆及三個孩子都支持我進修，讓我無後顧之憂在教師專業成長之路更上層樓。



暑假帶學生到老街。

教育生涯挑戰多

從代課老師到成為正式至今兼任主任工作，在教育界已歷經二十年了，我依然熱愛我的工作，除了四年在平地學校教書外，餘皆在復興鄉前、後山任教，目前在桃園縣最偏遠的學校服務第八年，全校學生幾乎皆為泰雅族籍，個性兼具山的剛毅、水的韌性，當然也有「低汙染」的純真囉！我大部分都是擔任班級導

因為他，我的婚姻生活才能幸福美滿；

因為他，我在偏鄉的教育之路才能走得更穩健。

我深信堅持是唯一的路，婚姻才能長久，教育才能提升。

「ina na taya」意思為「泰雅族的媳婦」。

師，加上在教養三個孩子的過程中所習得的家庭經驗，以及累積多年對部落文化的教育認知，總覺得山上的孩子非常需要有人關懷，而任教於山上的老師所要擔負的責任是都會老師所無法想像的。部落家長因長期忙於生計，以致家庭功能多未能充分發揮，因此在偏鄉部落教書的老師，一定要有「師兼父母職」的意願及行動，師生關係才能綿密久遠，因此每年五月中旬，當水蜜桃園進入忙碌時期，我總是習慣性的在教師晨會上，提醒老師們每天務必關心孩子的回家功課、早餐、盥洗等生活事宜，否則勢必影響孩子在校的學習情緒，進而延緩他們的學習成效。

不會在偏鄉學校服務的老師絕對無法體會偏鄉老師的辛苦，雖然學生數少，但市區大學校要處理的行政業務在小校是一樣也少不了，

因此每個老師的業務量也很重，加上又有將近一半的學生住校，使得平常也都住校的老師們，除了白天指導學生的生活教育及課業外，晚上也須輪流為學生輔導功課，遇到住校生想家或有挫折時，還要身兼輔導人員給予安慰呢！也因此全校師生之間的相處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般融洽。

閱讀開啓大未來

緣於偏鄉孩子在文化刺激上稍顯不足，所以我也常和另一半討論，偏鄉的教師還可以為孩子們做點什麼事，才能減少他們在進入國中甚至高中後的一絲絲的遺憾？又基於前教育部長曾志朗積極推動閱讀教育的發想，讓我們更加認同「閱讀」應是帶領孩子與世界接軌的敲門磚。因此，我開始在班級裡規劃閱讀角，鼓

勵學生閱讀教室內的書籍，慢慢地，發現學校應該有人專門推展閱讀相關工作，於是在這所學校任教兩年後，主動接下推動閱讀的業務，希望對我們的孩子有所助益。首先徵求老師們的認同，我們從各方面宣導閱讀的重要性，並同時進行閱讀量的競賽來鼓勵全校學生大量閱讀，之後再規劃不同型態的閱讀策略活動來提升質的層面；除了從學生閱讀質量的推動擴展到教師閱讀教學的分享並成立教師讀書會，最後，我們也說服幾位熱心的媽媽在週三放學後輪流在部落教室為學生說故事，希望能由點到線再到面，逐步將閱讀的理念從校內到部落推展開來。



Seka陪碧雪領師鐸獎。



碧雪和老師們。

這幾年有賴老師們的全力配合，學校推動過不少閱讀活動，在校內辦理閱讀動靜態展、電子書及手繪書競賽、票選小小說書人及最佳閱讀心得…等；校外閱讀則結合學校每年規劃的校外教學課程，帶學生參訪誠品信義店並於台北市政府親子劇場觀戲、到桃園文化局聽故事媽媽說故事並請專人導覽桃園誠品書店且指導學生在書店購書、也曾探訪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並獲社會人士贊助至國家劇院欣賞兒童劇等，所有付出，只為拓廣學生視野，開啓孩子迎向未來的另一扇窗。這一路走來，我們堅信，閱讀教育的持續推動，絕對是造就偏鄉孩子另一個希望的不二法門！我們不敢奢求學生一年、兩年內就有耀眼的績效，只希望他們在國小畢業後，離鄉背井到平地求學，在徬徨時能有多一種選擇——在閱讀的世界裡為自己排憂解惑。

堅持是唯一的路

前兩年，我的另一半退休了，但他仍持續做我在教育工作上的後盾，除了包容我每天都是六點左右才下班，還鼓勵我繼續為偏鄉教育奉獻



林碧雪

桃園縣人，1963年生，國立花蓮師院初教系畢業。現任桃園縣復興鄉光華國小教導主任。曾任桃園市會稽國小、北門國小及復興鄉巴陵國小、奎輝國小噴色閣分校、高坡國小、光華國小等校教師，因嫁給泰雅青年，得一泰雅名Pisuy，多年在原住民俗部落服務，並生活在部落裡，故致力於泰雅文化的傳承，於課程中延聘具專長的部落人士到校指導學生泰雅歌謠、舞蹈、學習泰雅語及講述泰雅傳統故事，建立本校泰雅品格教育課程。

心力，因為他，我的婚姻生活才能幸福美滿；因為他，我在偏鄉的教育之路才能走得更穩健。對婚姻、對教育工作，我都有一樣的堅持，我深信婚姻要持續經營才能長久（不分種族）、教育要終身學習才能不斷提升（無論城鄉），對很多人來說，或許這是一項「不輕的壓力」，但沒有壓力就激不出潛力，所以我將一切的壓力當作人生每一階段的轉捩點及對自我生命的超越，因為我已將教育的根紮在部落中、將對孩子的愛放在教育裡，對教育的「堅持」，是我在偏鄉唯一要走的路！◆